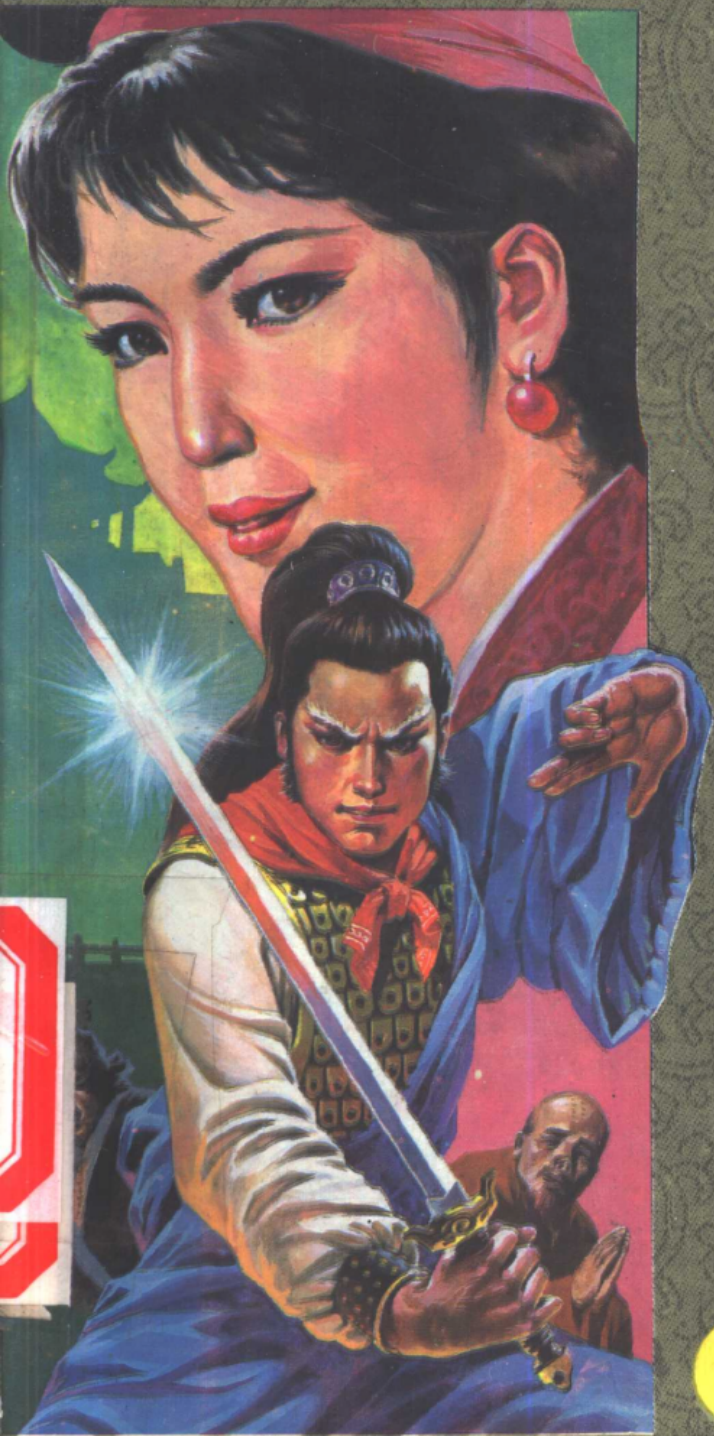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眉大侠

中原农民出版社
集全 全编

中



责任编辑 韩光玉 封面设计 刘玉恒



白眉大侠



白
眉
大
侠

中

中原农民出版社
满全
全铺

第十七回

张道远失足跌悬崖

陆天林遇难绝命台

且说白芸瑞和房书安等人，离了迷仙洞，刚打算返回招商店，突然，从三仙观方向赶来了一伙人，挡住了他们的道路。现在是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得，只好准备格斗。

今世飞燕张笑影记着房书安那句话：多杀三仙观的人，最好杀那些名望大的，这样才能立下大功，也免得白芸瑞和开封府的人小瞧自己。张笑影一看，这可是我立功的时候到了。她瞧了白芸瑞一眼，拉宝剑就奔过去了。等到了近处仔细一瞧，吓得她魂不附体：来者非别，正是自己的爹爹张道远。

张道远也认出了女儿，朝女儿背后看了看，不觉一阵迷茫，七星剑一摆问道：

“丫头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？后边那伙人都是谁？”

房书安一听对方的口气就知道了他的身份，敢忙用手一拉白芸瑞，小声说道：

“你千万别说话，看势不对，我们就准备打！”

再说张笑影，和爹爹打了个照面，再要回避已经晚了，只好硬着头皮给爹爹见礼。礼毕问道：

“爹爹，天已经晚了，您上哪儿去？”

“丫头，刚才为父在三仙观同金灯剑客等人正商议大事，得到禀报，说白芸瑞带人连闯两关，迷仙洞外打死杜大宾，闯进了迷仙洞，为父惟恐你在那儿出事，特带人前去查看；半道上遇到几个败卒，说是我那姑爷被白芸瑞杀了，你却放了白芸瑞，带着他们要去攻打三仙观，丫头，可有此事吗？你身后都是什么人？”

张笑影一看，要想隐瞒是不行了，干脆实话实说得了。但她又不想让爹爹身后的人听见，于是往张道远近前靠了靠，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爹爹，你说的都不错，白芸瑞他们是进了我的迷仙洞，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芸瑞的刀下，但这不能埋怨别人，怪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精啊。后来我捉住了白芸瑞，又把他们放了。为什么呢？爹爹请想：人死不能复生，齐霸天死了，女儿年方二十一岁，能年纪青青的就守寡吗？不能啊，我还得找个人家。经房书安从中保媒，把我说给了白芸瑞，白芸瑞也亲口答应，愿意娶我为妻，和我白头到老。爹爹，您快看看，这小子长得多漂亮，比那个死鬼要强胜百倍啊。”

张道远闻听此言只气得浑身栗抖，颤声问道：

“丫头，你……你说的不是梦话吧？”

“爹爹，这是千真万确呀。这不，白芸瑞就在那儿站着

呢，我正要带他去打三仙观呢。爹爹，如今女儿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，白芸瑞是我未来的丈夫，您就是他未来的老泰山。我知道您疼女儿，女儿也尊敬您，但有几句话，还是要奉劝爹爹。您投奔三仙观，就是一误，现在跟着夏遂良和肖道成反抗官府，这是再误，结果没什么好啊！我劝您赶快脱离苦海，和三仙观分道扬镳，帮助开封府，也就是帮助您的姑爷，大破三仙观，到那时为国立功，对您，对您的姑爷，都有光彩……”

“呸！别说了，气死我也！”

串地金蛇真生气了，没料到亲生女儿会反叛自己呀！居然要嫁给杀夫的仇人，帮着他去破三仙观，看来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乃是冤家对头啊！张道远七星剑一摆，指着张笑影骂道：

“冤家，我真把你给惯坏了，没想到到头来会反我的三仙观，还要做仇人的妻子！你这是不忠不孝，寡廉鲜耻啊！要你这丫头有何用，拿命来——”

张道远气急败坏，挥宝剑往上就砍，张笑影左躲右闪，没有还手。张道远一连砍了七八剑，剑剑落空。后来张笑影往地上一跪，举双手抓住了爹爹的手腕：

“爹爹，您对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为啥这样无情无义呢！当初您硬把我许配给丑鬼齐霸天，可知你女儿每日都是用泪水洗脸哪！真象一朵鲜花插在了臭狗屎堆上，女儿是度日如年哪！现在那丑鬼已经死了，我不能误了终身，自己找个如意郎君，有什么不好，怎么就成寡廉鲜耻了呢？爹爹，您纵然

不为女儿着想，也不念我那早死的母亲之情吗？请您老念在父女情面之上，就高高手饶女儿这一回吧。”

张笑影一边说着，一边痛哭不止。张道远那颗心一点都没软：

“你给我撒手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老夫只知道有三仙观，不知有什么开封府！白芸瑞、徐良，还有那个丑鬼房书安，都是什么东西，我很不能抓住他们扒皮抽筋点天灯！要我投奔开封府，那是痴心妄想！你既然要倒反三仙观，就是我的仇敌，今天若不杀你，难平胸中之气。”

张道远说到这儿一边用力夺剑，一边飞起右脚，直踢张笑影的心口窝。这一脚要让踢上，张笑影当时就得命归阴府。张笑影一看爹爹动了狠心，急忙撒手松剑，一个倒滚翻，躲过了张道远这一脚。张道远跟上去就是一剑，张笑影就地十八滚躲在一旁，一纵身站立当地，拽出肋下佩剑，一边迎击张道远的进攻，一边说道：

“爹爹，是您逼得女儿无奈，才不得不还手。您要注意了。”

张道远更不说话，父女俩各挥长剑，战在一处。

随着张道远来的那伙人，半道上已经听说张笑影放了白芸瑞，要倒反三仙观，现在一看，他们父女俩打上了，谁也不好过来帮忙，只是站在一旁观看。

白芸瑞一见张道远要杀张笑影，就有点急了，想要过去帮忙，被房书安给拉住了。现在一看，父女俩打得不可开交，虽然张笑影身法剑法都很快，但明显不是张道远的对手，不

出十招，输赢必见分晓。白芸瑞一急，拉宝刀又想往上闯，再次被房书安拉住不放。

白芸瑞和房书安各有各的想法。芸瑞以为既然张笑影帮着我们倒反三仙观，就是开封府的人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房书安则认为：这一对父女，打得越紧张越好，无论哪一个被杀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张道远被杀了，三仙观少个恶人；张笑影被杀了，日后没人纠缠白芸瑞，也少给我找点麻烦。所以他死拉住白芸瑞不让上前。方宽、方宝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，就瞪着眼在一旁观看。

张笑影和张道远走了五六个照面，张笑影就不行了。她心中暗想：爹爹你可是一错再错呀，难道还想让我为那个丑鬼守寡不成？无论向你怎么解释，你都不答应，打斗我还不是你的对手，干脆，我用变光球打你一下得了，先把你给迷倒，等以后有了机会，再向你慢慢解释。张笑影想到这儿就掏出了变光球。

前文书说过，这变光球还是张道远为女儿打造的，当然知道它的厉害，一见女儿拿出了变光球，说声不好，没等张笑影把球扔出去，他双脚点地向后便退，也是这老道该着倒霉，不料身后是绝壁悬崖，张道远一脚踏空，大叫一声，就落入了深谷。

张笑影一见，惊得几乎跌倒，跪在悬崖边上，放声痛哭。

随张道远来的十几个人，也不是无能之辈呀，一见三观主被逼下了悬崖，发一声喊，各拽兵刃便扑向张笑影。房书

安急忙喊了一声“上”，白芸瑞、方宽、方宝各拽兵刃就杀上来了。张笑影一看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杀吧，杀的越多越好，这样我才能主动，白芸瑞才会更加喜欢我。这五个人配合到一块，三仙观的人哪儿是对手啊，一会儿便被打倒四五个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对面又来了二十几个人，到这儿就加入了战团。房书安闪目一看，新来这伙人领头的乃是三教堂的二堂主詹明奇。老房那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：“不好，快撤！”扭头往回便跑。白芸瑞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都抽身形跳出圈子，跟着房书安往回跑。张笑影一看，我一个人还打什么，也跑吧。五个人顺原路跑进了迷仙洞。

詹明奇还没有弄清楚开封府来的都是谁，对手就跑完了，他带着人随后就追。追到迷仙洞这就犯疑了，谁也不敢往里进。因为他们对洞里的地形不熟，张笑影又帮了开封府，哪个要进迷仙洞，不是白白送命吗？这伙人在洞外站了一会儿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三仙观。

白芸瑞等人进了迷仙洞，由于张笑影在前边领路，所以很顺利地就脱离了险地，众人俱都累得呼呼直喘。他们来到一片树林，找了块平地，停下来歇脚。

白芸瑞道：“我们这一趟算徒劳往返，白耽误了时间，没有一点收获。”

房书安道：“老叔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世上哪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！何况咱们没打败仗，这一次蹉跎路，摸摸底儿，为下次作准备，这就行了嘛。就凭咱爷儿们几个，能以走到这

一步，可以说是干了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呀！老叔，别说这个了，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儿，吃点东西，再说下一步怎么办。”

白芸瑞心想：到哪儿歇脚？二圣祠？不行，离三仙观太近，危险性大；对，还回集贤村招商店去。他站起身刚要想走，一扭脸，发现张笑影正满含深情地望着他，他那心也跟着乱跳，觉得特别别扭。自打离开迷仙洞那个险地之后，白芸瑞就发现，张笑影总想往自己身边靠，走路的时候，不是紧挨，就是并肩；打仗的时候，也总在身前身后。芸瑞几次甩开她，她都又赶上来。芸瑞心想：我们这是出门在外，带着个青年女子，算什么事啊！虽然说张笑影帮我们破了迷仙洞，立下一功，可将来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他就抬手招呼房书安。

房书安见白芸瑞看了张笑影一眼，便紧皱眉头，心中已明白八分，本想躲开不管，又怕白芸瑞吵闹，见芸瑞叫他，只好来到近前：

“老叔，你有事？”

“书安，这个女人怎么办？老跟着我们，也不是个事啊。”

“老叔，您怎么变卦了？在迷仙洞不是你亲口答应人家的吗？”

“答应什么了？”

“答应她投降开封府，帮助我们去破三仙观哪。”

“嗯，是这么回事。不过，我们四个男子，带她一个女人，总不那么方便，你去和她商量一下，到了招商店，让她

在那儿等着，下次不用再来了。”

“好好，我去给她说。”

房书安一想，你那些话现在不需要讲，等到了近前再说，眼下的事情还办不完呢，哪能顾得了下次！书安来到张笑影身边，嘿嘿一笑道：

“老婶，您真有两下子啊，宝剑耍得风雨不透，您这次同我老叔出生入死，并肩作战，是一对患难夫妻啊，可钦，可敬，可佩！老婶，天不早了，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。”

张笑影脸色一沉，问道：

“房老爷，那件事你对白芸瑞讲清楚了没有？”

房书安故作不知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“我们俩的婚姻之事。”

“当然讲清楚了。我老叔当面向你作过保证，你怎么又怀疑了呢？”

“书安，我看白将军和我非常疏远，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，甚至我靠近他的身边，他都不高兴。我怕一旦到了开封，他再变卦呀。”

“哪能呢！只要有我房书安在，他就不能变卦，再说婚姻大事，能开玩笑吗？老婶你就放心吧。走，找地方歇脚去。”

白芸瑞发现房书安在那边说话，不但言语很轻，而且时回头朝他这边看，就知道又在耍坏，说不定有什着自己，于是点手招呼：

“书安，到这边来。”

“哎，来了。什么事？”

“你刚才和她谈些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呀，只不过安慰她几句。”

诙谐童子方宽听力好，和张笑影距离也近，断断续续听见了几句，便道：

“师兄，不对吧，我怎么听到你称那个女子为老婢，还说什么患难夫妻，并肩作战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芸瑞一听两眼当时就鼓起来了：

“书安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必须对我说实话，如若不然，就休怪我不客气！讲！”

白芸瑞这么一嚷嚷，张笑影就注意上了，往这边挪了挪，侧耳细听他们的对话。

房书安道：“老叔，这也是权宜之计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不那样做，我们能出得了迷仙洞吗？老叔您就忍一忍吧。”

“书安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哎呀，你何必要刨根究底呀！好，既然瞒不住了，我给你说了吧，不过你可别生气，是这么回事。”

房书安就把在迷仙洞时同张笑影达成的协议，说了一遍。还没等他说完呢，“啪！”挨了重重一个耳光，把房书安打得就地转三圈。白芸瑞往前一纵，伸手抓住了房书安的衣领：

“房书安，你不是个人哪！什么样的事都办得出来。谁让你背着能干这种事？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也是没法子啊！要不那样干，我们还能活得了吗？咱们出不了迷仙洞，还怎么去打三仙观？”

“你也该替我想想啊，这件事让我怎么处理？”

“老叔，你的心眼也太死了，遇到这种事，睁只眼闭只眼得了，哪能说那么齐！再说朝里那些老爷，除了我们大人，哪一位不是妻妾成群？乡间的恶霸地主，即使抢夺，也要弄个三妻四妾。人家张笑影上赶着跟你，你有什么不乐意！要是我，在迷仙洞就和她成亲了！”

“行啊，你不是光棍一条吗？就让她跟你吧。”

“老叔，我要有你那个模样，还用发愁吗？这面孔不好，人家不喜欢。老叔，别这样说了，你暂且忍耐一时，等把仗打完了，再说这件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，现在就得讲明白，她帮助我们脱离迷仙洞，去打三仙观；这些我都很感激，将来禀明大人，对她必有重谢。关于她的终身大事，也要尽力帮忙，使她有个好的归宿。至于你们两个的交易，现在就宣布作废，让她不要再存丝毫幻想！”

房书安踌躇道：“老叔，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等吃饱喝足了，我再给她说明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你现在就对她讲清楚，说不清咱谁也别想离开这片树林！”

房书安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张笑影面前。

他们两个的对话，张笑影也听见了几句，只气得粉颈变色，杏眼圆翻，一见房书安便问：

“房书安，告诉我，你和白芸瑞吵吵的什么？”

老房一看她那面色，就吓了一跳，知道再想遮掩是不行了，只好厚着脸皮说道：

“小姐，您不要生气，听我慢慢告诉你。在迷仙洞那会儿，我确实没向白芸瑞说清楚，只说了你愿意倒反三仙观，没说要与他结亲。我是想当时情况紧急，这种事需要慢慢地来，打算仗打完了，再从中撮合。现在白芸瑞问到了，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他。”

张笑影已经预感到自己受骗了，但还抱有一丝希望，现在从房书安口中得到了证实，只气得她浑身打战，摇摇晃晃，几乎跌倒。她靠着一棵大树，喘息了一会儿，问道：

“房书安，他，他怎么说？”

“白芸瑞说，你帮我们打三仙观，我们可以在包大人面前为你请功，将来也让你有个好的归宿，但与他的婚姻之事，万万不能，让你尽早打消这个念头。”

“姓房的，这不怪白芸瑞，全怪你呀！你可把我坑苦了。本姑娘岂能与你善罢干休！”

张笑影牙一咬，挥剑直刺房书安，房书安不敢同她交手，吓得围着大树来回转圈。他知道白芸瑞不会帮他，便招呼方宽、方宝：

“师弟，快，快来给我解围！”

两个小孩看着他直乐：

“师兄，这是你自个儿挑起来的，我们怎好插手呢？有你一人足了。”

白芸瑞一看，房书安越跑越慢，张笑影的剑尖几次划着他的衣服边儿，再过一会儿，书安非得把命丢在这儿不可。怎么办，我过去不过去？要说房书安心肠不算太坏，不那样我们还真出不了迷仙洞！不过，他也太坑人了，让张笑影教训教训他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再出手。因此，白芸瑞站那儿就没动。

这一下可苦了房书安了。只跑得帽儿也丢了，鞋子也掉了，带子也开了，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。书安心想：老叔啊，你再不过来，我非得命丧此地不可呀！

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只见树后白影一闪，出来一人，横长剑挡住了张笑影：

“书安，休要担惊，少要害怕，我来救你！”

房书安气喘吁吁，跑到一边，摸了把脸上的汗珠，回头观瞧，哟，又一位难缠的女子，来者乃是陆小英。

陆小英和陆天林、尚怀山在落魄桥畔同白芸瑞他们分手后，绕道去打三仙观，原来也遇上了麻烦。他们到了绝命台那儿，碰到了硬敌，守把绝命台的主将，正是三仙观的二观主、飞天蜈蚣李道安。李道安还请来了四位帮忙的，乃是槟榔岛大金寺的四大金刚：极光、极尘、极远、极绝！这四位号称南海四绝。每人掌中一杆五色勾魂幡，帮着李道安，共同镇守绝命台。因为绝命台正当要冲，不把这个地方拿下，要进三仙观，就有后顾之忧。

陆天林知道南海四绝不好惹，但事到临头，不能后退呀，他第一个飞身上台，直扑李道安。哪知道刚一上台，就被极

光、极尘四人围住了，四把勾魂幡配合默契，上下翻飞，转眼陆天林被人家生擒活拿。尚怀山一见登台营救，又被勾魂幡勾住。陆小英还想再上，被陆天林喝止住了：

“丫头，别上来，快点逃命！”

陆小英没敢再上，含泪离开了绝命台，绕道又往回去。因为她来回都没走迷仙洞，多绕了不少路，所以在这儿同白芸瑞他们相遇了。

陆小英见这儿有四五个人在说话，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便往前移了移，躲在树后偷听，听来听去，虽然不甚真切，但也听出了个眉目：这位女子就是张笑影，张道远的女儿，她要嫁给白芸瑞，白芸瑞死活不乐意，行，我这个郎君不肯收他，说明内心里留恋的是我。又一听，噢，这事是房书安从中捣的鬼，张笑影要教训房书安，应该。她躲在树后偷看，就没有露面。后来她发现房书安实在不行了，再不帮忙恐怕就有性命之忧，这才喊了一声，跳到张笑影面前，挡住了她的宝剑。

陆小英这一露面，众人无不吃惊，白芸瑞心说：坏了，又来一个蘑菇头，真使人感到头疼。房书安则偷着一乐：老叔啊，我看你怎么应付这个局面！

张笑影看着陆小英，不由倒退两步：

“你，你是陆小倩？”

“胡说，我是陆小英。看着没，白芸瑞是我的未婚夫，我是他的未婚妻。你大概就是张笑影吧？这个骚狐狸，人家不愿要你，为什么上赶着非要嫁给人家？真是不知羞耻！”

张笑影道：“陆小英，你不要胡说，并非我要嫁给白芸瑞，是那个大脑袋甜言密语，欺骗于我，说什么白芸瑞喜欢我，要娶我为妻，我上了他的当，这才把他们放了，现在白芸瑞想要赖帐，我能答应吗？”

“你不答应又该如何？张笑影，咱这么办得了，你我在这儿比试，强胜弱亡，谁要败了，或自杀，或逃走，不准再来找白芸瑞；谁要胜了，白芸瑞就归谁，怎么样？”

房书安一听，偷着直乐，心说我老叔成个宝贝蛋了，这两个漂亮女子都争着要，哎呀，看来爹娘给一副好面容，也是一种福分哪！

白芸瑞听陆小英那么一说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心说她们把我当成一件玩物了，动不动就拿我打赌，白天尚老剑客和陆老剑客在这儿比试，拿我打赌；现在这两个女子比武，又拿我作战利品，哎呀，我算倒霉透了。

张笑影听陆小英说罢，满心欢喜，她自恃武功高强，觉着有赢对方的把握，于是点头同意，两个女子为争夺白芸瑞，各拽宝剑，在树林里就战在了一处。

两个人打了四五个照面，已优劣立见：张笑影比陆小英差得太远了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！陆小英剑法之快，如流星闪电，似大河波涛，一环套着一环，层层压来，张笑影手忙脚乱，几乎招架不住。又打了两个回合，张笑影心想：看样子我不是她的对手，干脆用变光球赢她得了。想到这儿伸手把变光球掏了出来。

陆小英眼神特别好使。她见张笑影眼珠子乱转，知道在